

海水浴場與臨海教育

文・圖片提供／林玟君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教授兼學務長）

四面環海的臺灣，戰後因戒嚴之故，政府實施「禁海」，封鎖人民進入海域機會。1990年代，因戶外教育需求，加上體育運動政策大力宣導，學生逐步進入海域從事水上運動；2001年起，國家教育政策加入海洋思維，行政院更於2020年6月8日第一屆國家海洋日，宣示推出「向海致敬」政策，鼓勵人民「知海」、「近海」及「進海」，期盼改變以往「擋」和「管」思維，讓民眾能夠暢遊海洋。

若把時間拉到更早，日治時期的臺灣早已在各海岸興設海水浴場，並在學校教育中加入臨海教授內容。

海水浴場之設置

日本在鎌倉幕府時代已有「潮湯治」的地點，明治維新後，受到歐洲水療概念影響，認為海浴可以健身防病，1885年於大磯海岸設立第一個海水浴場。曾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，1882年時任愛知縣病院長時出版《海水功能論—附海濱療法》乙書，將



▲海水游泳廣告。（圖片出處／《臺灣公論》）

海水對身體的助益提出作法。不僅如此，海水浴因帶有閒暇和健康的元素，以及療養身體的功能，被視為「文明開化」的象徵。

臺灣則於日治之初引進，之所以稱為「海水浴場」，意思和溫泉很接近，被當作是洗澡「泡湯」的地方。根據日本殖民者調查，清代臺灣人多半以沖澡清潔身體，無人浴習慣，為解決衛生問題，於臺灣各地興建公共浴場，也從西部海濱開始設置海水浴場。

臺灣最早的海水浴場，是1902年由基隆的旅遊業者和海水浴愛好者規劃籌備，隔年，大沙灣海水浴場開幕；後來各州紛設，至日治末期，全臺大約二十餘處，北、中、南、東及離島均有設置，其中，臺北州的公私設海水浴場位居全臺之冠。

海域知識的科學論證

在臺灣熱帶地「避暑」，一直是殖民政府重視的問題，這反映了「風土馴化」的焦慮感，與歐美、日本等國家相同，鼓勵臺灣人民到海域活動的好處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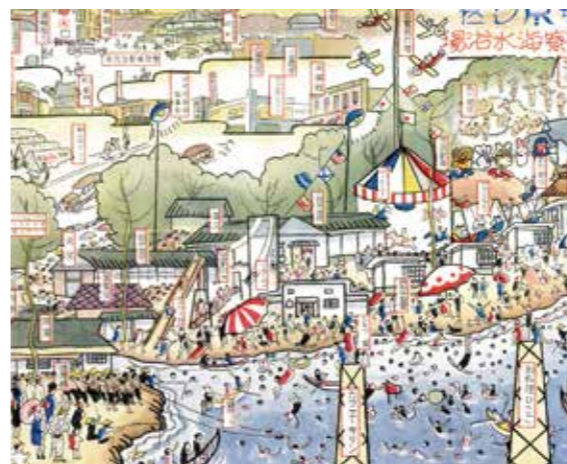
也從生理學角度加以著手。

海水浴強調三個功能：一、日光浴攜來的紫外線：可使精神清爽；二、空氣浴伴隨的海氣：含有鹽分的海水空氣，塵埃和細菌少，較為清淨，加上吸氣能發達呼吸功能，海泳的攝氧量可達一般步行的六倍；三、冷水浴帶來的寒冷刺激：可達到放鬆、消腫、止痛的功效，海水波動和游泳阻力則有助於鍛鍊全身肌肉，血液循環較好。醫學博士窪川經廣曾說：「登山活動對神經質兒童有益，身體虛弱兒童則應到海邊。」

總之，到海水浴場活動能減少罹病率，有助於身體的新陳代謝和增進活力，促其抵抗力增強，使全身發達；海水浴場被視為臺灣夏季衛生保健之處。

海水浴場觀光與娛樂

海水浴場的觀光宣傳，除了透過報紙和雜誌，因應1908年西部縱貫鐵路完成而出版的《臺灣鐵道旅行案内》，也是具代表的文宣。案內至1942年止，共出版十四期，鐵道沿線導覽的海水浴



▲新竹南寮海水浴場。（圖片出處／《臺灣公論》，1936年）

場介紹，從三個到十八個（總共刊載過二十八個海水浴場），同一海水浴場的內容隨著年份遞增也增多文字描繪，顯示海水浴場已是報導「常客」，亦成為旅遊的「風景」之一。

前往海水浴場的民眾可以享受鐵道部的折扣優待，遞信部也在部分海水浴場開放免費休憩所。此外，業者給予特約旅館優惠，並辦理游泳競賽和深受歡迎的「納涼會」，期間施放煙火和燈籠流，舉行舞蹈或餘興節目等，熱鬧滾滾，遊客日益增多。

1936年出版的《臺灣公論》有六張海水浴場的鳥瞰圖，從這些色彩豐富的圖片看來，饒富趣味，例如海上設有跳臺，岸邊設有鞦韆、兒童遊園地、休憩所和臨海學校等，亦可看見大眾在海中游泳、划船、乘船等活動，顯示海水浴場的設備完善。

日治時期海水浴場的普遍性，促使大眾於夏季前往避暑和娛樂，亦藉由身體活動來回應這些近代化設施，從學校教育的夏期休養、商業與政府機構的慰安會或懇親會，以及地方舉辦的納涼會，皆選擇在海水浴場辦理，讓海水浴場的大眾文化更加多元。

臨海教育的開辦及運作

臺灣臨海教育的「誕生」，與學校游泳課程的開設有關係，以因應學校游泳池不足的權宜措施。

1907年，臺灣總督府中學校師生曾與體育俱樂部成員，一同乘車至基隆クルベー濱（孤拔濱）進行「水泳練



▲臺北師範學校演習科生基隆臨海教學。(圖片出處／《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寫真帖》，1926年)

習」，算是最早的臨海活動；1914年，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小學師範部和公學師範部甲科的日籍學生，則是將教室直接「搬到」基隆海邊的港務所檢疫所，開啟「合宿」的臨海教育；之後，各校在海水浴場實施臨海教育，也成為學校的重要行事。

臨海教育大致分為三種形態，一、通學型：來回通車，實施時間不一；二、住宿型：居於海邊鄰近的舊廳舍、機關附屬宿舍、學校校舍、寺廟、旅館或自搭帳篷，期間約兩週到三週，是最常實施的形式；三、常設型：因應日益增多的臨海教育，特別興建建築物，又稱臨海學校，實施時間較長。

實施臨海教育的學校，包括國語學校、附屬學校、小學校、公學校、中學校、高等學校、高等女學校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雖然實施臨海教授的學校多半是都會城市或近海的學校，但發現位於山區的學校也到海濱進行教學，甚至跨海到澎湖海水浴場學習。《臺灣日日

新報》在1925年形容臨海教授已呈「流行」現象，足見臨海教育實施於學校的廣泛情形。

實學教育與身心養護

臨海教育的上課模式，大致遵循開幕式、臨海教授、閉幕式（長距離游泳測驗、運動會、授與證書或懇親會、茶話會等）程序進行。課程安排「扎實」，以1919年為例，學生早起學習海泳，反覆練習；教師教導學科知識，包括臺北到各車站的距離、沿道的地理和主要物產、領臺前後的交通比較、基隆港歷史、クルベー濱（孤拔濱）史蹟、海岸地形、船舶和航路、貿易、交通、海產生物、特設港口等。

從大量的臨海教授課程來看，內容涵蓋具有強度的身體活動（游泳、體操、遊戲或散步）、知識學習（各種學科）和實地參觀（或實作）等課程。儘管基於辦理規模、舉辦地點、各校制度、活動經驗不一，以及學生的級別與性別等因素，實施細節容或存有些微差異，但仍具高度相似性；臺北市甚至在1924年起統一臨海教授內容，編纂共同的課外讀物供學生學習，求其知識的一致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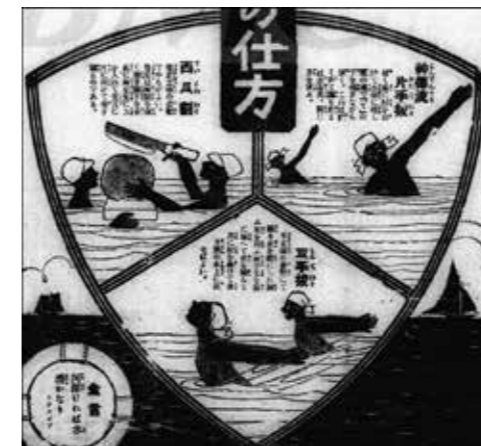
臨海教育具備觀察自然和人文的條件，也是科學訓練的最佳道場，更是延伸鄉土認識的好機會，因為學科知識和實地參觀，強調與生活密切結合，符應自明治以來興起的實學思想，促成學校教育倡導鄉土愛與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，以傳達多元的殖民意圖。

臨海教育的成效良好，除了提升學生學業成績和游泳能力，因生活作息規律，學生睡眠佳，心情亦變得開朗，並關注其體重、脈搏、體溫和胸圍變化，被視為是養護身心極佳的教育活動。

海泳風景與沖渡試驗

臨海教授的核心活動是海泳，但非現代游泳四式，而是日本泳法。日本泳法是因適應環境而發展出來的古老泳技，共有十三種。臺灣因海流不定，不少學校選擇可以長時間遠泳的「觀海流」，動作之一是頭伸出水面，以便認清位置和方向。

海泳前，學生先在岸邊施做體操，下水後，以集體隊列（三橫列縱隊）方式前行，每個學生間隔「一間」（約1.18公尺），每校間隔「三間」，保持一定距離。學生戴運動帽，以帽色做為區別；教師分乘舢舨，觀察學生狀況，同時打擊太鼓，呼獨特的「ヨーユコーレ」（譽勇講禮）口號，鼓舞士氣，形



▲日本泳法：左上方為西瓜取，右上方是神傳流的片手拔，下圖為雙手拔。(圖片出處／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9年8月20日)

塑出風貌迥異的臨海風景。

觀海流還有一種特別的「沖渡試驗」，指的是往下個階段前進的測驗方法，分為3町（約327公尺）、5町、7町、10町、25町、50町（長渡）、3里半（大渡）、5里（長泳）和7里（遠泳，約27公里490公尺）等距離，實施方式是游過3町合格後才可進入5町，以此類推，最遠達27公里。此測驗可提升學生游泳能力，呈現其成效。

國民皆泳與臺人參與

日本領臺後，教育單位清楚表達國民不可懼海，須對海洋有所認識，也積極鼓吹愛海觀念，以普及海事思想。臺灣於大正年間開始實施的臨海教育，是居於海邊的集體生活教育，這種新式教育模式並非自然生成，而是殖民者強勢攜入；基於臺灣四面環海，「馴水」（習慣水）是臨海教育的重要表徵，「養成海事思想」不斷被彰顯。

臺人雖較日籍學生晚接觸，《臺灣民報》於1929年6月直指：「我們臺灣人，對於海水浴一層少有實行。」不過，1930年代的多筆數據顯示，臺灣人參與比率不在少數，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女兒杜淑純及藝術家鄭明進，亦提及就讀小學時曾經接受臨海教育之事。

臨海教育最大的特色是，落實實學教育、涵養智識，透過游泳使身體強健，陶冶學生教養和品德，此種賦予「德、智、體」三育一體，具高度且正向的新教育象徵，正是臨海教育受到學校重視的原因。☒